

孟子文法讀本



潘重規署



. 52
02
-2
3765

先大夫曰此篇多論仁政及盡倫希聖之事而以富貴可羞終之

以上虛冒言治天下必以仁政

孟子文法讀本卷第四

霸縣高步瀛集解
桐城吳闡生評點

離婁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趙曰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土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今

案離朱求珠見莊子天地篇公輸班擅弓宋策均師曠

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趙曰師曠晉平公之樂律太

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漢書律歷志曰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尚書予欲

聞六律五聲八音孔疏引鄭玄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

能平治天下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曰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平天下語意本此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語意本此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趙曰仁聞仁聲遠聞也孫曰聞

以上言仁政必因先王之道

是以三句乃文中脫卸之法有此脫卸以清脈絡下文撐起處乃不嫌上無道揆七句忽提筆凌空唱數痛斥當時亡

問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呂覽異日篇高注曰

但猶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

之有也趙曰詩大雅假樂之篇鄭箋曰率循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

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

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

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禮記大傳鄭注曰竭盡也說文曰覆蓋也故曰

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

謂智乎趙曰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朱引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今案鄒浩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

播其惡於衆也周禮春官太師鄭注曰播猶揚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

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

國亂政之不可終日筆
力沈驚詞旨痛切讀之
無限感慨悲涼意殆指
齊國言之非泛論也
句句有嗟歎之聲
以上斥當世之無道以

以上責爲臣者不能匡
正其君

存者幸也。爾雅釋詁曰揆度也。朱曰道揆謂以義理度

也。度即法也。君子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

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

民興喪無日矣。朱引鄭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

辟音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趙曰詩

之篇朱曰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孫曰

蹶俱衛切泄弋制切沓徒合切蓋淮南精神篇注曰蹶顛

覆也說文泄引詩泄泄作吐又作謹皆云多言也又曰沓語

之言諸諸多言也沸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者。猶沓沓也。朱曰非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

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趙曰人臣之道當進君之

是爲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爲敬君言吾君

此章繩義至嚴仁與不仁而已言天下止此一塗不為堯舜便陷不仁絕無中立之所不仁者小則削大則亡無倖免者暴其民以下筆意豁刻湛至足以褫暴魄而寒姦膽末更引詩語以警之

暴其民句憑空挺起以下乃倍著精神凡文字精神勃發處多在凌空撐挺之筆也

自詩云天之方覈至此所以責其臣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趙曰至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則不仁二端之外更無法堯舜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周書謚法篇曰壅遏不通曰幽厲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趙曰詩大雅蕩之篇也朱曰詩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

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詞義嚴厲與上章同皆
凜凜有生氣句勢斬截
無所假借收二語尤奇
而警

國之所以廢興句乃銚
鐔森然吾刃將斬之處
以孟子此文固爲諸侯
發也

此聖賢克己之學質直
言之氣與詞稱至於其
身正而天下歸之則其
意量之宏遠可見矣

天下國家恆言習而不
察一推衍之便成妙義
辭之所以察邇言也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趙曰三代謂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

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

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

而強酒

孫曰惡爲故切樂音洛強其大切容齋四筆引是猶惡醉句猶作由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反其敬

孫曰治人不治張云上直之切下直吏切穀梁傳億二治十二年曰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

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行有不

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趙曰恆常也

故沛然德教句與上章
天下歸之意概正同隨
便抒發皆有整齊天下
之量最見孟子根底

此章大指謂強弱并吞
之世弱小之服事彊大
乃分中事無庸婉恥苟
恥之則轉弱為強易如
反手曰師文王而已矣
前用今也小國師大國
三句逆振後用如恥之
六句逆提遂使通篇得
勢收亦勁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
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趙曰巨室
大家也廣雅釋詁曰沛大也溢滿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

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趙曰

時之世小國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

遭不當順從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

涕出而女於吳孫曰女丁去聲以女妻人曰女焦曰說苑權謀篇云齊景公以其子妻閭廬送

諸有齊國之固不能以見矣高夢又于曰君愛則勿亂行也寡

人聞之不能令齊齊侯使女為遂遣之吳越春秋閭內傳云閭閻謀伐齊齊侯使女為遂遣之吳因為太子波臣聘

齊女注云齊景公女也孟子所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

詩言雖侯服於周而天命正自靡常不見殷土之裸將於京乎詞意凜然至爲警切

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趙曰詩大雅文王之篇麗數也詩假樂鄭箋曰十萬曰億王引之曰不語詞不億億也猶云子孫千億耳詩六月毛傳曰侯維也文王傳曰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孔疏曰京謂京師朱曰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弟云爾俞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字斷句蓋孔子讀詩而數之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趙曰詩大雅桑柔之篇朱日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孫曰濯丁作淪音藥墨子尚賢篇引詩孰能執熱鮮乎

主意在夫人必自侮數
句先逆提一段議論倒
置篇首使人不知何從
而來但覺浩氣橫空無
可蹤迹更著孺子之歌
一接尤為妙遠非常再
著孔子數語神味悠然
低徊不盡此謂筆妙

以前後諸章證之則國
必自伐一句為主上二
句乃陪襯之筆也一篇
極大文字乃正意止一
句而已何等奇妙

欲說所欲與聚八字倒
從桀紂著筆層層翻駁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
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朱曰安其危利其菑者不危
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為道也孫曰菑音災者謂有孺子歌
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
我足趙曰孺子童子也孫曰浪音郎水經夏水注曰鄭玄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劉澄之著永
初山所歌與此同惟兩我以滄浪漁父所歌也今案楚辭漁父所歌與此同惟兩我以滄浪漁父所歌也今案楚辭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
伐而後人伐之俞曰說文伐敗也國必自敗也大甲曰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凡七八掉轉始落到主
意民之歸仁也三句忽
又提空筆勢一段倒從空
爲淵毆魚一段倒從空
際作接處處不可捉摸
縱橫變化如生龍活虎
後半亦說得凜凜可畏

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
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焦曰易萃彖傳聚以正也釋文云荀本作取是聚與
取通王引之曰與猶爲也爲字讀去聲言所欲爲之
語詞也。爾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朱曰
音奏也。孫曰。曠走。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鷗也。爲
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孫曰。爲于僞。切。毆音驅。鷗諸延
爲藪。驅雀者。鷗也。爲湯武毆人者。桀紂也。今天下之
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
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趙曰。艾可
辟。量曰。病者。以十年爲期。既已七年而求三年之艾。詩
則更無餘暇矣。故不畜則終身不得也。爲猶若也。

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趙曰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之

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為沈溺之道也朱駿聲曰載發聲之辭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

也朱曰暴猶害也非猶毀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

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趙曰曠空也孫曰舍音捨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孫曰長丁丈切阮曰考文本古本邇作爾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

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

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

起用逆勢未言自暴自棄之由直從自暴句起然後再申釋之便是逆

仁人之安宅句直起挺接

曠安宅句再用逆接堂觀正大之詞足以悚動

孟子此義言之屢矣此章筆勢尤簡勁適邁

至誠二句拍合章首振
蕩作收矯健屈拏如蛟
龍欲去而迴其首

本勸諸侯行文王之政
卻從伯夷太公辟紂說
起此之謂發端雄遠

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朱曰誠實也禮記中庸鄭注曰獲得也是故誠者
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左傳杜注曰桓十一年

也王引之曰來語助詞史記周本紀曰伯夷或曰齊在孤

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齊周太公紀曰家曰夷或曰齊在孤

處隱海濱周西伯拘又善養老宜生閑天素知而招曰呂望

呂望亦曰吾聞西伯又善養老盍往焉尚書大傳曰呂望

夷辟紂居北海之濱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屬

曰盍歸乎吾聞西伯善養老間曰前漢遼東郡令支縣

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今永

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後漢琅邪國海

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濱

海曲故城通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濱

二老者六句提筆而下
全在空際蟠舞非復筆
墨蹊徑其子焉住一問
意既奇特句亦精神百
倍
收簡淨既落到正面斯
無可多說矣

爭地以戰六句鍊語奇
警沈痛
罪不容於死句本可直
接爲之強戰下其上五

其家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
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孫曰焉於虔切荀子脩身
篇注引作伯夷太公二君
也天下之大老是天下之父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
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

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趙曰求孔
子弟子冉

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弔子也論語先進篇
集解孔曰賦稅也鄭曰鳴鼓聲其罪以責之也左傳哀

十一年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
私於冉有曰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

而行又何用田賦即聽十二事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

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

句皆從極偏仄界中推廓而填入之
善戰以下數句可謂推倒一時之智勇辟草萊二句拍合再求章法尤完密

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

地者次之朱曰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徒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

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方商鞅開阡陌之類也孫曰辟音闢陳組綬燃犀解曰連諸侯而使之戰闢草萊

任土地而助之戰均非身親爲戰者姑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

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趙曰眸子目瞳

在人之善惡也瞭明也眊暗也眸子眊焉趙曰眸子目瞳

音牟瞭音了眊音耄焦曰爾雅蒙目不明之貌孫曰眸子王之善惡也今案存乎人者意在釋存即以在爲察蓋察

人論衡本性篇曰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

心濁而眸子眊又盡心篇自范之齊章引眸子瞽焉瞽

通眊字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趙曰廋匿也孫曰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

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趙曰有

人之君惡人不順從其所欲孫曰惡音烏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趙曰淳于

孫曰與音餘禮記曲禮曰男女授受不親授坊記曰君于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曰嫂溺則

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禮記中庸鄭注曰援謂牽持之也淮南汜論篇注引作嫂

溺者也不極公羊傳桓十一年曰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徐疏曰權之設所以

扶危救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曰今天下溺矣臨溺河井寧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

極有趣味髡舌辨之士非此不足以折之

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子欲手援天下乎文選述祖德詩運命論注後漢書崔駰傳注引援之以道上均有則字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趙曰問父子孟子曰勢

孟子第一版面卷四

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朱曰：夷，傷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子之心又責其父，則是篇皇侃疏引作論語季氏篇。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趙曰：易子而教，不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趙曰：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禮記哀公問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此孰不爲又曰：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孟子之意，本此。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趙曰：先守本後守末。